



□本报记者 朱碧琼/文 张鹏/图

上周末,为期两天的CPC漫展在市区凌云路名门天街举行,吸引千余人前来打卡。

作为漫展灵魂的Coser,穿着风情各异的服装、戴着五颜六色的假发、化着精致亮丽的妆容、手持充满魔力的道具,带领大家进入二次元世界。

相关数据显示,我国泛二次元用户今年将达到5亿。而Cosplay(即角色扮演,一般指真人通过服装、道具、妆容等重现动漫、游戏角色的行为)作为二次元角色破壁的最好方式,越来越受追捧。据此次漫展组织者之一、27岁的阿星介绍,今年漫展活动交流群上涨数百人,漫展福利自由行成员增加至原来的5倍,鹰城Coser(角色扮演者)群体不断扩大,年龄依然集中在14岁-18岁。

记者了解到,随着国漫和汉服文化热度的不断飙升,鹰城漫展的国风味越来越浓。



Cosplay 假面骑士01



“同步”Cosplay 动漫人物



鹰城女孩“蓝雪君”Cosplay 二次元动漫人物

国漫和汉服文化热度不断飙升

鹰城漫展刮起国潮风

线上寻找同好 携手为爱发电

“苹果嘉儿!”“星野爱!”漫展现场,两名Coser互叫对方的角色名,拥抱并合影。Cos星野爱的女孩叫林伊,今年16岁,圈龄3年。她蓝发紫眸粉裙,3分钟之内至少有10人前来与她合影,每次她都不忘微笑提醒对方返图。面对夸奖,林伊生怕还原度不够,裹读了她的“本命”。

“想要最大程度还原角色,除了装扮保持一致外,一言一行也应符合角色的特征,不能OOC(出戏)。”16岁的汽油说,高水准的Cosplay作品,须在选取C服(Cosplay服装)、制作道具、化妆、打理假发、摄影、后期等各个环节认真打磨。她说话时,带着粉色美瞳的眼睛波光潋滟,围坐一起的玉子等人则纷纷点头赞同。

“我们几个最初在QQ群里相识,因为志趣相投,就拉个小群圈地自萌。”

玉子今年17岁,圈龄3年,在济源上大学。她说,通过B站、抖音、半次元、LOFTER等平台,很容易就能找到组织。“除了漫展,我们也会在线下动漫社团或者公园、商场等地见面。”几人聊得很开心,不时蹦出“面基”“扩列”“投食”等圈内术语。其间,不时有Coser派发自己做的“吧唧”,就是类似徽章的周边产品。

不远处,14岁的羡雪红裙红发、赤着双脚,跳起了兆木驰经典的七重纱之舞,跟初次相识的藏阁合拍视频。而景惟和惜月这对相识十年的闺蜜,则还原角色动作,摆弄起自己的道具——1米多长的枪炮和一把红色的油纸伞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来漫展,很开心可以和喜欢的角色集邮(合照)。”粉发黑袍白丝袜,头上顶着俩“妙脆角”,9岁的桂园看起来可爱极了。她说,她是跟着姐姐尔蓝来参展的,C服也是姐姐帮忙选的,“我就是大家口中的精彩人(角色不还原),因为太小了,不能化妆。”

尔蓝今年17岁,圈龄3年,当天除了带妹妹来感受漫展氛围外,她还以妆娘、毛娘的身份,为数名提前约好的Coser打理妆发。“普通妆45元/人,特效妆、假发则根据难易程度收费。”尔蓝说,漫展集中在五一、十一假期和寒暑假,接下来还有FC漫展、紫荆动漫展、国乙展等漫展,“我还有忙的忙呢”。

记者随机采访得知,大家的C服大多来自淘宝等网购平台,根据角色的火爆程度、服装的复杂程度、品牌、材质、做工等,价格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。也有囊中羞涩者选择租用二手服装或者自制。“随着二次元产业的蓬勃发展,越来越多C服、道具实现量产,大大降低了入圈成本。”阿星圈龄10年,她说自己刚入圈时,经常需要自备图纸去找裁缝定制服装,费时费力还费钱。

桂园的C服只花了25元,与她相比,故鱼绝对算得上氪金玩家。他Cos的假面骑士01全套装备定制价为6000元,还不包邮。黑黄拼接的皮衣,外套盔甲和头盔,全身没有一点皮肤裸露在外,为避免中途上厕所,中午他没有吃任何东西。“很热,但是很开心”,故鱼告诉记者,他的家乡在平顶山,如今在郑州居住,“知道鹰城有漫展,专门回来支持。”

记者看到,很多Coser都带有后勤,帮忙拎包、拿道具等。还有很多背着单反的摄影师,主动为Coser拍照,根据后期的复杂程度,收取五六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的费用。“后期越强,照片效果越好。”玉子说,大多Coser都因此学会了PS等图片处理技术,“有时我们也会请大佬帮忙修图,然后请吃饭表示感谢,既省钱,又加深了感情。”

拒绝恶意标签 Coser正能量满满

羡雪是爸爸送来参展的,芋头的

粉色假发是妈妈帮忙修剪的,玉子爸爸会偷拍她做手工的照片炫耀。提起家人的暖心支持,她们的脸上布满了笑容。

“并非所有父母都支持孩子玩Cos。”尔蓝说,曾经有个高中生向她约妆,化到一半被父亲强行带走。因为爱好被一棍子打死,一些孩子被迫成了“地下党”。

“反对多来自家长对动漫的刻板印象和对孩子学业的担忧。”文姬今年读高一,圈龄4年,她说,之前爸爸总说动漫幼稚、夸张、低级,劝她早早戒掉,“但我觉得动漫为我营造了一个单纯、美好、独属自我的乌托邦,这些鲜活的角色令我的青春充满热血。”文姬说,玩Cos确实会占用时间和精力,需要做好时间管理。两年前,她用稳居前列的成绩成功说服爸爸入坑动漫,“现在爸爸反过来感谢我,帮他找到了一个精神治愈的港湾。”

“妹妹爱上了动漫后,从小皮猴变成了小淑女,如今正在努力地学习画画。”尔蓝说。因为热爱,她解锁了妆娘、毛娘、手作娘等技能,并借此实现了“财务自由”,“我曾做过一套兽装,手工费超过千元”。

“在所有标签里,最让我无语的是色情。”文姬嗤笑一声说,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乏情色描写的作品,但只要Coser穿得稍微性感一些,就有“道德楷模”出来挑刺,真是“一见短袖子,立刻想到白臂膊,立刻想到全裸体”。

“这和造黄谣的人脱不开干系。”玉子说,漫展上,一些人用奇奇怪怪的角度偷拍,用AI恶意P图,配上低俗的文字发到社交媒体上,“一些网友在评论区评头论足,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。”拍照必须征得Coser同意,只看作品不喷颜值等都是圈内约定俗成的规则,一些年龄较小的Coser很难承受这些语言暴力。

(下转A3版)



漫展现场摩肩接踵的观展人群